

论俄罗斯绘画艺术中的宗教因素

王 玲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公元 988 年弗拉基米尔大公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作为国教, 因此俄罗斯宗教绘画深受拜占庭艺术影响, 其主要类型有镶嵌画、壁画、圣像画, 题材局限于表现宗教人物和事件, 在人物造型和色彩运用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宗教因素在俄罗斯世俗绘画中主要体现在宗教题材、宗教意识和宗教景物等方面, 传达了画家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了解俄罗斯绘画艺术中蕴涵的宗教因素有助于理解俄罗斯的宗教文化以及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 艺术; 东正教; 俄罗斯绘画

中图分类号: J209.9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艺术与宗教是两种异质的意识形态, 也是两种相互联系最多的文化形态。艺术与宗教的统一性是显而易见的。宗白华先生曾说过: “文学艺术和宗教携手了数千年, 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和音乐多是宗教的。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也是基于伟大的宗教热情。”(宗白华 1987: 175) 艺术和宗教的起源几乎是同步的。原始宗教几乎都以原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对世界的认识, 原始艺术则是以原始宗教的巫术活动为开端的。宗教绘画体现着宗教精神、宗教观念、宗教仪式、宗教情感、宗教制度、宗教机构等宗教内容。而这些宗教内容成为艺术创造的灵感和源泉。

1 宗教对俄罗斯绘画发展的影响

古罗斯人有着源远流长而又独具特色的绘画传统。但是在 988 年古罗斯接受基督教以前的绘画并没有保存下来, 但是一些文字材料和民间文学表明, 当时已经有了壁画和雕塑。古罗斯信奉的是多神教, 幻想的神灵崇拜成为原始艺术的源头。而原始艺术丰富了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 促进了原始宗教的发展。

公元 988 年, 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在迎娶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之后, 自己皈依了东正教, 为了加强统治, 他让全体子民都到第聂伯河中接受洗礼, 完成了皈依东正教的仪式。统治者废多神教而寻求东正教, 一方面在于东正教代表先进文化, 另一方面, 则是统一的宗教信仰有利于民族凝聚和维护统治。宗教宣扬和平、救世, 必然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东正教逐渐成为俄罗斯人心中最根深蒂固的信仰, 深深地融入俄罗斯文化之中。东正教改变并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精神, 俄罗斯民族本性也在东正教信仰里留下了深刻印记。

东正教被定为国教后, 宗教艺术也一同从拜占庭传入古罗斯。许多来自欧洲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把拜占庭的建筑和绘画技术带到了俄罗斯, 进而融合了俄罗斯民族精神、民族

心理、民族气质，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东正教艺术。

2 古罗斯宗教画的特征

东正教的教堂内外都没有雕塑，这是公元725—842年拜占廷境内“圣像破坏运动”的结果。因此宗教绘画就成为表现东正教最重要的艺术形式10—11世纪的古罗斯绘画艺术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巨幅彩色玻璃镶嵌画（мазайка）和水彩湿壁画（фреска），主要绘制挂在教堂的顶部和四壁以及圣坛屏障上。11—13世纪，单幅创作在木板上的圣像画（икона）由于便于携带、易保存而被广泛运用。镶嵌画、壁画、圣像画以教堂为载体，以国教绘画艺术地位自居，成为俄罗斯绘画的起源，贯穿整个俄罗斯绘画史。

宗教性决定了宗教绘画内容的局限性。根据题材不同，宗教画大体可分为演绎类、象征类和描摹类。其中，演绎类的绘画主要记录圣经故事、宗教传说的情节和内容。如，耶稣被钉十字架、圣母安息、耶稣复活、圣乔治骑士屠龙等多是常见的情节；而用来诠释抽象的宗教概念的圣像画，如“圣三位一体”题材的圣像画，以山峰、房屋和树木暗示三个人物形象分别代表圣父、圣子、圣灵，可认为是象征类的宗教画；而描摹类的圣像画则主要刻画圣经里提到的具体宗教人物形象，即耶稣、圣母、圣徒和天使等形象，如，著名的《金发天使》圣像、拿着天堂大门钥匙的圣彼得等。

宗教绘画的内容通过色彩和形象来体现。人物形象大都表情严肃，眼睛被过分夸大，以致整个面部颇显空灵。人物形体单薄、拉长，没有影子，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在构图上较为程式化，画面近景大多采用平视，远景采用俯视，以为表现永恒的主题。

颜色在东正教神学中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白色象征生命、神圣的光明、纯洁无暇、永恒；黑色象征死亡、地狱；绿色象征希望、圣灵；紫色象征胜利，是红（基督的血）+蓝（升天）的结合；红色象征人间的性格，表示折磨、血、牺牲和痛苦；蓝色象征纯净、超越世界，是上帝的、天堂的、启示的颜色；金色象征神明、天国，多用作圣像画背景和圣徒光晕。颜色也可以表示特定人物：基督用蓝色或樱桃红色，有时用金色衬底；圣母玛利亚用蓝色；圣徒用黄色或浅蓝色；圣保罗用紫红色。红色和蓝色经常搭配在一起，如耶稣的服装是红色长袍与蓝色披肩组合；圣母与耶稣相反——蓝色长袍和红色披肩；尼古拉则身着白底的有十字架图案的长袍。

宗教绘画不同于一般艺术形式。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弗洛连斯基（П.А. Флоренский）说：“圣像画要么大于艺术作品，要么小于艺术作品。”（Икона всегда либо больше, либо меньш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а.）说它“大于艺术作品”，是因为圣像画成为人类与神沟通的工具，具有媒介作用。圣像被奉为圣物，塑造了神的形象，被赋予了神性。这些圣像画把神人化，把抽象的、假想的形象具体化。宗教赋予这些绘画特殊的定义和地位，从而使之脱离普通的“人”而成为“神”。说它“小于艺术作品”，是因为绘制圣像画有着严格的规定，由神学家确定画题、人物的名位顺序和画中的位置，必须按照教会提供的模板，依葫芦画瓢作圣像画。可以想见，这样的“作品”是很难和艺术品划上等号。当然，其中也不乏真正的艺术珍品，比如，圣像画创造鼎盛时期的著名圣像画家安德烈·鲁布廖夫（Андрей Рублёв）为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创作的《圣三位一体》圣像画，就以其优美的色调感动着不同时代的人，代表着圣像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

绘画艺术既是宗教传播的工具，也是宗教传播的内容。宗教利用绘画艺术宣传宗教，服务于传教，客观的给绘画艺术带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绘画艺术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宗教的特征——它发源于宗教，涉及宗教题材，以宗教为背景。俄罗斯古典绘画艺术继承了东正教拜占庭风格，具有独创性的俄罗斯神学思想在绘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俄罗斯的画家在艺术实践和宗教体验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神学与绘画密切结合并相互影响。他们以自己的宗教

体验为基础关注东正教问题。俄罗斯世俗画家也常常在作品中表露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观，宗教思想。俄国绘画里蕴藏著深刻的精神象征，相当一部分俄国画家也都有浓厚的宗教情感，其作品表现出对信仰的强烈渴望。

3 世俗绘画中的宗教内容

随着绘画中现实主义因素的加强，绘画开始摆脱中世纪艺术的束缚，不再限于宗教题材，而致力于表现现实世界，如实地反映生活。绘画从宗教艺术的限制中脱离出来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宗教画服务于神，而宗教题材的绘画则主要服务于人。但人们头脑中的宗教意识没有消失，生活中的宗教习俗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宗教题材是古典主义风格学院派的大型绘画最喜爱的主题之一。反映宗教人物、宗教事件的宗教题材绘画在俄罗斯世俗绘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宗教题材的绘画与宗教画相比会夹杂更多画家个人思想，其表现比宗教绘画更为自由。

俄罗斯许多著名画家都创造过宗教题材的绘画，如，弗鲁别里的“恶魔”系列、罗新科的《阿夫拉姆的祭祀》、克拉姆斯柯伊的《在荒野中的基督》、列宾的《雅鲁女儿的复活》、扩热夫的《十字架的阴影》、《犹大》，梅里尼科夫的《耶稣钉十字架》等等。这些作品虽然表现了与宗教有关的情节，但却被赋予了作者同时代的精神。比如，扩热夫和梅里尼科夫的画面充满明显的战争气氛，其作品是对法西斯的无声控诉。

伊万诺夫的《基督显圣图》（Явление Христа народу）是作者用 20 年的时间完成的。这幅巨幅油画讲述的是一个圣经里面的老故事，构图以施洗者约翰为中心。人们都朝向约翰所指的方向看向基督。画面上的基督和蔼可亲，颠覆了通常圣像画中所见到的基督形象。作者打破了以往表现基督头顶的光晕的传统。除了蓝色披风和樱桃红色长袍这种特殊的装束，基督形象与常人无异。作者把基督人性化了。这种人性化的基督正是作者所期待的，人民所等待的。作者通过人民期待的基督形象——救世主，表达了俄罗斯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拯救的思想。虽然《基督显圣》仍局限于宗教题材，作者是借用宗教题材表现人民觉醒。表面上是人们在思考抛弃多神教，还是选择皈依基督教，实际表现人们在时代的边缘，历史的十字路口处，精神领域出现的重大变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巨幅肖像画《叶卡捷琳娜二世加冕》（Коронационный портрет Екатерины II）中叶卡捷琳娜头戴皇冠，身穿白色带有双头鹰图案的长袍，佩戴有传道者 Андрей Первозванный 形象的俄罗斯勋章，左手拿象征王权的金球，右手拿帝王权杖。虽然是肖像画，但是其中的宗教形象、宗教象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标志，从圣经经文的启示来看，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封住所有的预言，完成救赎的使命。十字架所含意义为信仰、爱、顺服。长袍上的双头鹰的胸部有一块盾牌，中央是基督教经典中著名的“圣乔治（俄语称为圣格奥尔基）骑士屠龙”的画面。沙皇加冕仪式在教堂举行，根据传统整个仪式由东正教大牧首主持。可见无论是当权者，还是画家，都无一例外地将宗教和王权结合起来，用宗教来印证皇家的势力。

普基廖夫的《不相称的婚姻》（Неравный брак）展示了教堂婚礼的场面：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与一个白发老者在举行婚礼，神父为他们祝福，新娘低头无奈地默认了悲惨的命运。宗教对这场不相称的婚礼认可，也是宗教意识对人们生活的主导和影响的有力证明。画家的意图不在表现宗教，而是对妇女命运的同情，揭露宗教意识对人性的压迫和摧残。

在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画家或多或少，或者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宗教感情和宗教观念融入画作中。苏里科夫的巨作《女贵族莫洛卓娃》（Барыня Морозова）描写的是17世纪初的教会改革时期，女贵族莫洛卓娃由于坚持旧教而遭到残酷的迫害。画面上莫洛卓娃被人从囚禁的修道院带到另一处审讯的场面。市民们拥挤在修道院门口，莫洛卓娃坐在简陋的雪橇

上，高举右手，并以两个手指示意自己信仰的坚决。她的动作，除了象征神学上的争论以外，其意义还在于引起社会各阶层对分裂派的同情和对宗教改革的反抗。苏里科夫刻画了一个苦行者的清癯面颊和狂热眼神。她放弃了自己的财富，抛弃了贵族的显赫地位，勇敢执迷地走向自我牺牲之路——这一反叛的、不可驯服的形象表现了俄国妇女倔强的性格。

我们在列宾的画作《库尔斯克省的礼拜行列》(Крестный ход в Ку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中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宗教制度的质疑。这幅画表现了外省的小城镇的宗教习俗，参加宗教礼仪的善男信女们，在圣像前后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画面中央是小省城里的新兴地主，她衣着豪华，托着圣像，在她身旁走着僧侣和包税商，在他们面前，有正在熏香的教堂执事、唱诗班、真诚地捧着空圣像匣的妇女以及抬神龕的人等。行列的另外一部分是没有地位的农村贫民，是从远方赶来的信徒，他们显然没有资格加入正规的行列。一个驼背又瘸腿的青年，竭尽全力地去接近神龕，但受到了乡勇的阻拦。这幅画中通过圣像、僧侣、圣像匣、神龕、信徒等再现了传统宗教仪式，表达的却是宗教以外，甚至是否定宗教的思想感情。在上帝面前和在沙皇面前一样，穷人与富人的位置亦是固定不变的，穷人不能享受平等的权利。

风景画是与宗教关联较少的绘画种类，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出宗教的味道。俄罗斯大自然是如此生动，似乎每一个普通的角落都充满了诗情画意。然而，这种诗情画意却少不了教堂的点缀。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教堂圆顶和十字架的俄罗斯大自然。在画家的笔下教堂成为人的内心世界的象征，如萨符拉索夫的《白嘴鸦飞来了》(Грачи прилетели)。

列维坦的风景画一般以农村的平凡景色为题材，赋予大自然以特殊的涵意。他著名的画作《晚钟》(Вечерний звон)描绘了黄昏降临的郊外景色，是人们在古老宗教中寻求的感情寄托。画面中央是一条静静的小河，河面倒映着隐约可见教堂、钟楼和晚霞。一架残旧的小木桥连通着对岸。对岸那一片茂密的树林掩映着带蓝色圆顶的教堂和有金色小圆顶的钟楼。当夕阳西下，在金黄晚霞映照下的修道院里传出巨大的钟声。白金色的十字架和“洋葱头”是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形象，钟楼和教堂一同修建，成为宗教建筑的组成部分。教堂所起的作用在画中是不可见的，但是教堂所承载的文化我们都了解，它很好地诠释了，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成为俄罗斯人的精神寄托。

《墓地上空》(Над вечным покоем)的画面，表达了雷雨将临，狂风吹折树梢的时刻，严峻的天色，宽广的河湾，正处在极大的变化中。在荒僻的山冈上，是一座被人们遗忘的小教堂和寂静的墓地。一切似乎正孕育着暴风雨的到来。该画表现到很少入画的宗教景物——墓碑。从墓碑的形状来判断，这是东正教教徒的墓地，至少死者是按东正教的宗教礼仪安葬的。这幅画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创作意图，即体现严峻、宽广、富饶的俄罗斯和贫困、受难的俄国人民。列维坦是生长在俄国的犹太人，父母早亡，自童年起就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90年代初沙皇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列维坦内心十分痛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现在的精神面貌和内在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一画中了。”

4 结束语

东正教成为俄罗斯国教，不仅改变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信仰，更加促进了俄罗斯绘画艺术的发展。深受东正教影响的画家们以其独特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阐述艺术、表现生活，客观地丰富发展了俄罗斯绘画。了解绘画中的宗教因素不仅帮助我们理解艺术作品，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宗白华. 意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2]金亚娜. 俄罗斯艺术文化简史[M].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 [3]韩秀娟. 略谈俄罗斯绘画艺术的发展历程 [J]. 俄罗斯文艺, 2003 年第 5 期.
- [4]王嘉利翻译. 拜占庭艺术·西班牙派(拉蒙出版社组织编写) [M].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2.
- [5]徐凤林. 东正教圣像的神学含义[J]. 世界宗教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 [6]Петина Е.Ф. Русские живописцы 18-го века[M].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 2001.
- [7]Языкова И.К. Богословие Иконы, www.pravoslavieto.com/.../bogoslovie_ikoni_jazikova.htm

On Religious Factors in Russian Painting

WANG L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988 A.D., Grandee Vladimir accepted Orthodox Church from Byzantine as national religion. With dilatation of churchly influence, religion permeated more and more in art, focusing on the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themes, figures, ideas and scenes. Realizing the religious factors in Russian paintings and art in general could help understand Russian religious culture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Russian people.

Key words: art; Orthodox Church; Russian painting

作者简介: 王玲(1971—),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学、媒体语言、俄罗斯文化。

收稿日期: 2011-01-07

[责任编辑: 刘 锐]